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八十四回 香烈扶危夢得兩顆珠子 瑛瑤成配天生一對玉人

素臣正在自怨自艾，只聽耳中一片喧嚷，說：「娘娘鈞令，小心救護文相公。」又聽吩咐：「玄陰姥，速送相公過海。」奚囊等俱見許多神將，鎖著兩條青龍，拉過海去。那蚌便舒開兩片大殼，將一片托住船底，一片豎作風篷，呼呼的聲響，把船橫進登州海口，卻是一個荒港。素臣見天已向晚，吩咐兵目下錨：「今日且宿在此，到天明再處。」兵目答應，自去料理。只見海中一船，頭尾俱無，但存中間一艙，隱隱若有神靈擁護，如飛而來，直推進港。素臣望那斷船之中，坐著一位官員，竟是皇甫金相，大叫道：「皇甫兄不意亦遭此險！」

那官員起身相看，卻不認得。旁邊一位少年道：「莫非是文恩人？」

那官員大喜，忙過船相見道：「吾兄面色又變，若非小兒，竟不認得！」兩人執手歎。那少年就是馬赤瑛，趕過船來跪下，叩拜素臣。金相亦俱拜見，各問何來。

金相道：「弟蒙吾兄援手復職後，張公專折保薦，又箋達東宮，得升御史。去歲六月，奉命巡按山東，聞洋內各島為大盜所據，故從登州按巡萊州，即改陸由水，意在於商船海泊內察探洋盜底裡不料剛出海口，即起風浪，飄入大洋，船已被浪打碎頭尾，所載隨從之人，俱沒於海，只剩門子家人數名，同在中艙，尚未沉溺。弟已安心待死，耳中若聞神語，雲弟於香烈娘娘有恩，奉命來救，遂得安然收口。那香烈娘娘，即天津之黃鐵娘也。弟雖有心為他，然非吾兄大力，豈能救其父之命，表其身之節？今日此難，仍受吾兄之賜耳！」

素臣因把自己渡海，及島中諸人底裡說知，道：「吾兄可以放心，但當留心為剪除五忠之計耳！」金相道：「既如此，弟當改就陸路；乞吾兄同至衙門，為弟主持，方於國事有濟！」素臣欣然應允道：「弟卻要去會一會白玉麟，將家人婢女打發回去，吾兄可待我三五日。」金相大喜道：「兄肯不棄，國家之幸！弟即著人去報知地方官，仍進察院，留小兒陪伴吾兄可也。」

素臣道：「吾兄留下令郎，豈慮弟之失信耶？」金相道：「非也，小兒感吾兄之恩，日常想念，每至悲淚，故令彼隨侍，一慰其渴思耳。」素臣道：「弟亦念之不忘。但吾兄係風憲衙門，留子在外，恐有洩漏；殊為未便！」金相道：「現在船中，除家人外止有門子；其人既屬謹慎，兼感我恩，只消吩咐，斷無洩漏。」素臣道：「如此，竟依吾兄之言。但我們在海中，不特受驚，亦且受餓；吾兄之船已斷，自難作炊爨之計。此荒港又不知離城多遠，若待赴信入城，再來迎接，豈不餓壞了人？不如竟在弟船過夜，抵足談心，明日一早，弟先移船，尋著熟港上岸，吾兄赴信入城為妥。」因命兵目備飯；並有甚茶食，先拿上來。金相見日已銜山，腹中甚餓，因便允從。吩咐斷船上，著門子看船，家人過船伏侍。素臣忽見金相父子裡衣俱濕，忙令奚囊取天生送的衣巾過來替換。金相、赤瑛俱不推辭。素臣見赤瑛解開裡衣，露出胸前，儼然是硃砂斑記，慌忙替他脫換，仔細看清，再看背後，亦是相同，不覺大喜。大笑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此之謂也！」金相問故。素臣把紅瑤之事，備細說知，道：「這須顧不得吾兄肯與不肯，要強遞絲鞭的了！」金相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弟見小兒滿身朱斑，以為古今無兩；豈知今世即有其人！吾兄三夜異夢，為此兩人，弟豈有不從之理？」素臣道：「無奈吾兄是風憲官，不然，即日便可成婚，在吾兄即了向平之願，而弟亦少一未了之事！」

金相道：「小兒之心，原視吾兄如父，即今便可改口；明日吾兄領去，竟是主婚。弟巡過萊州，即進京覆命，約於北直境上相見便了。但弟係窮官，家眷在京，行聘之物，一無所有，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弟有何德於令郎，而敢作父子稱呼？若問聘禮，則不妨取之於弟。」金相道：「小兒若非吾兄，則身為宦寺，一生之辱，而宗祧斬絕，其父母九原之哀痛何如？怎說無德？」因命赤瑛拜認。赤瑛含淚八拜，口呼恩父。素臣命奚囊取出一對玉人、四顆明珠。錦囊送上茶點，三人一面用點，一面看禮。素臣打開金盒，將明珠遞與金相。金相道：「此珠大而且白，弟所未見，其價必昂。」因問家人。家人道：「這珠不止白大，難在滾圓，大約值一二百金一顆。」金相咋舌道：「我只認可值百金，怎一顆就值一二百金？吾兄不傷於惠乎？」

素臣尚未回言，正在拔開伽楠匣，看那一對玉人，不覺駭然，道：「此定數也。前日敝友送來，未及審視，那知這對玉人身上

的血茜，竟與令郎、令媳朱斑一般，豈不大奇？」金相道：「怎還是這樣稱呼？弟兒即兄兒，弟媳即兄媳也。」素臣道：「以後竟呼其名，可也。」金相仔細看視，說：「不特血茜有似朱斑，即這個男仙，亦甚似小兒。」素臣復加細看，不勝詫異道：「不特男似赤瑛，即女亦似紅瑤，此天定奇緣也！」金相道：「聘禮全出自吾兄，則此姻竟似與弟無涉；弟有祖傳碧玉雙魚，現佩在身；前日東宮親賜珊瑚一樹，現在船上；可配作四種，但不知可搭上色哩？」因命小童楊兒向斷船中去取珊瑚；一面在身邊解出玉魚。素臣看那玉魚，鱗鬣如生，玉情即佳，又極古色，贊道：「此真寶玉；且雙魚，亦佳識也；盡配得上。珊瑚出自東宮，尤可矜貴！有此四物，勝於萬金之聘矣！」正說時，楊兒取到珊瑚，雖止一尺多高，卻枝幹扶疏，寶光璀璨。素臣道：「此雖不及玉魚之古，大約價更倍蓰。不瞞兄說，弟前聘拙荊，止白金十六兩；今適有此數珍，為之生色，亦赤瑛夫婦之福也！」金相道：「弟當年並止四兩聘金，所以說恐傷於惠。」素臣說：「適無，則不必強之使有；適有，則不必吝之使無。弟此二物，原欲贈與紅瑤，故受之島友，兄之二物亦現在手頭，若出於購求，則不特傷惠，亦越禮矣。」金相點頭稱是。奚囊收拾過茶點聘物，擺上夜膳，都是現成肴饌，極其豐腆。金相吐舌道：「禮物則曠世奇珍，酒席則窮山極海，島主之富侈，乃如此乎？」素臣道：「非也！島主三人，共管二十六島，俱欲留弟盤桓數月；因弟必不能留，故公湊這副禮物酒席，衣服行李，以壯其行！平常在島，尚不及富人之奉，但較吾輩齷齪為勝耳。」金相自悔失言。席散打發家人回斷船歇宿，只留楊兒伏侍。金相父子鋪蓋，俱被水浸濕，素臣取出天生等所送鋪陳，與之睡臥。

是夜，三人不是談心，便是論古，不是議時政，便是講家常，直至四鼓方睡。素臣睡去，見一老年婦人，裝飾甚是尊嚴，領著兩個美女，至床前拜謝道：「今日若無相公福庇，老婦已為齷粉；今將兩女奉侍，以報大德！」素臣朦朧道：「你莫非原吉夏相公所救之物乎？如何又遭此難？我卻毫無出力之處，何云報德？」老婦道：「夏尚書所救，係老婦十餘輩之外孫女耳。老婦居此海已數千年，謹身寡慾，與眾無爭，無端為孽龍逼迫，若非伏於相公船底，已為所攫！後被香烈娘娘擒住，囚入蓬萊井底，亦為恐覆相公之舟，是老婦之命，非相公不生！故以二女相報。」素臣道：「你雖陰受我惠，我實無意施恩；即使有恩，亦豈望報？況吾愛吾寶而可以色污我乎？快領了去？」老婦道：「此名宵光，此名寒光，各有所長，數該奉侍相公。相公即以不貪為寶，亦當俟其成功後奉身而退，此時不必固辭！」因把二女，推入素臣被中。素臣將手推拒二女下床，心中一急忽然驚醒，兩手卻握著兩顆大珠。放開手掌，一珠光芒四射，滿船雪亮，如同白晝，忙握住手。暗忖：宵光者，夜明也；寒光者，辟暑也。老婦功成身退之言，必有後驗！因將帕子包好，收在纏袋之內。

天明起身，盥洗吃茶過，金相訂定二十外至萊陽通信，同赴萊州。素臣應允。金相過船，自令門子尋路入城，通知府縣各官。素臣把船開出收入原港，換覓車輛打發島船回去。領導赤瑛、楊兒及奚囊等，竟到玉麟家中。恰因隔晚是望日，戴、劉二人俱在，遂一齊接出，先與素臣見過，次及赤瑛。素臣道：「此弟之義子，兄等俱宜憐之。」玉麟不肯，欲執賓主之禮。素臣道：「弟在此，而令彼僭兄，斷無此理！」三人只得占了。奚囊等四人叩見過，押著行李進內。素臣等各敘別後之事，玉麟在荷包內檢出兩紙，遞與素臣。素臣看時，是靳仁論武國憲的論帖，上寫道：「紅須鐵巧，皆一勇之夫；況逆有謀，已中驕兵之計；檄會各島添兵，本謂一舉可定。不意護龍忽來能者，以致師徒撓敗，功喪垂成，深可憤惜！但賊人既能出此奇計，必更設詐以陷我屠龍；論到，即刻撤知兩島，設兵據險，竭力堅守，該鎮簡練兵士，為之聲援。彼必百詐百激，欲邀一戰，慎勿輕許；待其糧盡勢竭，三方並力擊其惰歸，以雪斯恥，續聽後示。此即施行如律令！」又一札道：二十五日發諭後，偵知島中能者，竟係逆臣文白，此人謀勇俱

全，行同鬼物；恐其以我所料者，轉而陷我，不可不防！彼如未情而歸，斷不可擊。即可情歸，亦不可全師並擊，宜以三方勇士，合作一七星陣：以一營追擊，三營救助，其斗柄三營，聯絡於後，以承彌縫；一營得勝，一營繼之，循環而轉，雖少破竹之功，斯有勝而無敗之策也！切切特諭！素臣看畢，長歎雲：「此等人惜為逆豎所得；得臣不死憂未歇也！」因向玉麟極口致謝道：「深感吾兄大力，此論若去，勝負尚未可知，弟亦不能即歸也！但他這論帖，不該每次只有一封！」玉麟道：「每次原是兩封，故俺分伏兩要路，彼果一由大路，一由小路，如文爺所料，已燒去一封。」素臣亦取火焚毀道：「此處不便講話，仍到天籙堂去罷。」玉麟因陪著同進裡邊，然後把島中戰伐及回船被難遇見金相、同來結婚之事細細說知。玉麟把赤瑛細看，見眉目秀美，精神奕奕，想古稱潘安、衛，不過如是，與紅瑤真是一對。素臣復把赤瑛胸前解開，露出硃砂斑點，說是背上亦然。玉麟狂喜道：「此天定也！雖自揣門楣仰攀按君，也不敢辭的了！」戴、劉兩人，亦俱咋舌驚喜。素臣命楊兒獻上四種聘物。玉麟與戴、劉同看，俱嘖嘖稱賞。問：「按君清廉，何來此等異寶？」素臣道：「此兩種是島中弟兄所送，先欲贈與小姐者；此魚係皇甫兄祖傳之物；此樹則係東宮所賜；皆非購而得之。固無礙於清廉也！」玉麟復看那玉人說：「這身上血茜竟與原斑無異。」素臣道：「豈但如此，你看這女像不是女兒，男像不是女婿嗎？」玉麟細看，眉目宛然，滿心快活，道：「此雖文爺得自島中，實天賜也！」

吩咐下人把禮物送進，囑戴、劉兩人陪著赤瑛，請素臣進去直到上房，令妻妾女兒都出相見。

素臣致謝翠雲、碧雲渡海之勞，又謝紅瑤壽禮。紅瑤復要補行拜祝，素臣連忙止住。恰直玉麟說出結婚這事，紅瑤慌退入房。洪氏道：「天絲已經說過，說是文爺義兒，與女兒是一對玉人，身上也有硃砂斑記，這是天緣，自然推辭不得的了！」素臣道：「皇甫兄行色匆匆，既托我主婚，復欲同我巡視萊州，婚姻須在三日以內方好，望白兄作急打算。」玉麟討看曆日，恰好十八日是不將吉日。素臣大喜道：「今日行聘，後日成婚；二十外，弟係皇甫兄一到，即刻起身。留赤瑛在此，大約滿月以後，既作入京之計的了。」玉麟道：「雖是侷促，也說不得了，連夜趕辦。只是現在按君治下，不便結婚，須瞞起姓氏，但說是文爺義子方可。」素臣道：「皇甫兄原托我主婚，自當權宜行之。」當取大珠兩顆，分送翠雲、碧雲。眾人看那珠時，比明珠更大，其圓無二。女人無不愛珠玉者，況得此目所未見之寶珠，喜得姊妹二人笑逐顏開，謝不敢當此厚賜。素臣道：「此不足酬神樓了望之功，聊表此意耳！」

因把飛娘掛頭之事，自己推牆之故說知，道：「若非二位報我，豈不誤事？」翠雲、碧雲俱恍然大悟道：「咱姊妹見文爺忙忙的越城而出，除去那頭，不解何故，那知有如此關係？」因便收珠致謝。素臣又將義會之事說知，玉麟笑道：「只這六顆明珠，一對玉仙，敢就值那萬金。這會是落得做的！文爺起身後，就打點會銀送去，嗣後每年一，俱在五六月內便了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若每年一，豈不更好？但恐時有變更，力量不齊；故弟之議，只定一年。如今各自量力，或久或暫，或多或少，接續下去，俾米穀日廣，則被澤者愈多，皆吾兄之賜也！弟出去作札，留在兄處分送便了。」玉麟應諾，忙去料理婚事。但此番嫁女，不比送與素臣為妾，是要遍請鄰族親朋，大做排場的。虧著家人們客眾多，銀錢貨物富足，真可咄嗟而辦，卻也就忙得利害。飯後，素臣領著赤瑛進內拜見丈人、丈母。洪氏正在那裡看著玉人，天絲說：「姑爺相貌，與這男仙無二。」洪氏不信世上男人有這種眉目，佯殷顏色；豈知一眼看去，便見赤瑛顏面，真與玉人無二；走到跟前更覺精神丰韻，勝似玉人，喜得滿心奇癢，感激素臣，不可言說。正是：

男願有室，女願有家；婿顏如玉，女貌如花；花嬌無那，玉潤無瑕；父母之心，樂更無涯！

拜畢坐定，洪氏一雙眼，不轉睛的看著赤瑛。赤瑛滿面脹紅，羊脂白玉中，泛出朵朵桃花，更加嫵媚。滿房丫鬟僕婦及裡房簾內四房姨娘，俱看出神去。紅瑤的乳母恨不得一碗水把這玉人吞下肚去，比愛素臣的念頭，更勝幾分！古語雲：「看殺衛玠。」雖說是衛玠被人看殺，正恐人看衛玠，被殺者不少也！是晚大開筵宴，共是五席，素臣首席，南面；赤瑛次席，西面；戴劉白三人各席，東面。因是喜事，優人演劇，不演所作樂府，點了一本《滿床笏》。做到龔節度跪門一出，時雍笑道：「文兄點這戲，未免偏愛些了！」廷珍道：「文兄原以汾陽比令郎，這節度公莫非有意自負？」

素臣道：「今之縉紳，半類此君；兩兄彈冠在即，故弟以此助之。」玉麟道：「汾陽非文爺不能當，兩先生自是青蓮一輩人；小婿得追步後塵為幸；操兵練卒，玉麟竊有志焉，這《宅門長跪》還當讓之老髯否？」說罷掀髯大笑。

次日款待親朋，在大廳上設席，玉麟出陪，點的戲文，亦是《滿床笏》。請素臣在棲鳳閣飲宴，紅瑤陪侍。讓赤瑛在天籙堂南面獨坐，戴、劉兩人東西側陪，席上時雍等擊今弔古，赤瑛應答如流。洪氏不時至屏後窺聽，喜得滿心發癢，爬搔不著，只把一張小口，拉將開去，合不攏來。到十八這一日，諸親百眷齊集，內邊女眷陪侍紅瑤，外邊男眷陪侍赤瑛，不約而同，點的戲都是《百順》。這本戲極短，又因有正事，一會就演完了。儂相三請新郎、新娘俱至正廳，玉麟請出玉人、珊瑚，擺列天然幾上，男親女眷，爭先看視，個個稱奇，人人道絕。

拜過天地以後，即拜玉人、珊瑚，暗謝天賜君恩。然後夫妻交拜，鼓樂燈燭，前導後送到了棲鳳閣中，復排設酒筵，親朋內少年同送歸房。赤瑛酒後面色愈加鮮豔，把擁在新房內許多女眷，看得心醉神迷。這一夜恩情，不數千金一刻！正是：

首夏猶清和，衾綉薄綺羅。香肌雙似玉，粉面兩如荷。樂極難堪此，魂消可奈何。猩紅初拭處，春色上嬌娥。

次日起來，男看女如鮮花露，女看男如玉樹臨風，真個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！雙雙出來，先給素臣遞茶，次遞玉麟夫婦。是日設席棲鳳閣謝媒。素臣笑道：「山東風氣之古，超越各省；各省成婚之後，媒人俱撇腦後，前在島中龍兄、熊姊復於成婚次日謝媒，今吾兄亦為此舉，豈非風氣使然乎？」玉麟笑道：「山東風氣獨壞，成婚以後，常有打罵媒人之事，豈特撇置腦後而已！無奈文爺作伐，如架了天平，把男女稱得准准的，沒一點子低昂，怎教人不感激？如熊姊之配天生，兩擅英雄，以飛龍而配飛鳳；紅瑤之配赤瑛，兩全才貌，以彩鳳而配彩鸞。現看著佳兒佳婦，不要說愚夫婦稱心滿意，即合家上下，及外來男親女眷，無不嘖嘖歎羨！不瞞文爺說，賤內昨日夢中，還笑醒轉來，你道該謝不該謝嗎？」素臣道：「弟非夢中老人，無由為兩兒作伐；家宅神方是大媒，兄何飲其流而忘其源？」

玉麟道：「已卜日選牲，將專誠祭謝，不敢忘也！」當定素臣南面，玉麟夫婦北面，赤瑛西面，紅瑤東面，共設五席。玉麟夫婦領著新郎、新娘鋪氈叩謝，起來入座。素臣道：「弟自前月至今，媒運大發，先是如包夫婦，次是天生夫婦，又是亞魯們十對夫婦，如今又是赤瑛、紅瑤夫婦，拔茅連茹，接踵而至。弟意欲棄了本業，專做媒人，便可饜飮酒食，醉飽一生，豈不快活？只吾兄不要來搶奪方好！」玉麟道：「昨日邵舍親說的，改日要將舍甥女繼與文爺為女，也要求文爺作伐；文爺救了隋氏出來，也該替他尋一結果；可見撮合之事，正是源源而來。但文爺媒運雖發，財運不發，替天生、如包為媒，白折了一萬會銀；替亞魯等為媒，既無個錢，亦無杯酒；替女兒、女婿為媒，又賠掉玉仙一雙，明珠四顆；邵舍親一茶不設，空口說繼，其無媒錢可知，隋氏更不消說。如此折本媒人，除了文爺誰人肯做？但請放心，斷無搶奪之事！」說畢兩人都笑。洪氏一席，恰與赤瑛相近，量其衣之寒暖，計其酒之溫熱，逢羹侑啜，遇食勸餐，說不盡的慇懃愛惜。

素臣道：「天下無不愛女之母，因愛女而兼愛婿，如洪嫂今日之懇至周詳，為婿女者，不可不知也！」赤瑛、紅瑤俱起立受教。是日欲留素臣下榻閣中。素臣不肯，道：「戴、劉兩兄，已拋撇了這半日，且過三朝再議。」於是仍向石交書室中歇宿。

次日三朝，謁祠見禮後，外邊男親陪待新婿，點的戲本，是《安天會》；裡邊女親陪待新娘，點的戲本，是《紫瓊瑤》；因赤瑛、紅瑤前已占點，讓於席尊，故俱點了北戲。素臣與戴、劉兩人，在天籙筵宴，不用優童，亦不用鼓樂，大家密切而談，戴、劉兩人，因番僧播惡，逆豎擅權，時事日非，不願出仕，素將將「不仕無義」

四字，講個透徹；復把《西銘》一書，指出孔子天下一家，中國一人之誠念，因道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何兩兄尊聖人之學，服聖人之教，而不體聖人之心也？」兩人瞿然出席，謝罪道：「弟輩於吾兄行後，即打點進京，候缺可也。」素臣大喜，酒落快腸，飲至酣然而罷。二十日，邵有才果然領著女兒，來拜謝素臣，要認為繼父，並求作伐。素臣力辭承

繼，允其作伐，但云：「弟之行蹤無定，令愛年將及笄，約以三年為期；三年內如有佳兒，必為撮合；三年之外，聽憑邵兄自主，弟不與聞的了！」有才別去。至晚玉麟請素臣會親道：「文爺天人，兼成至戚，小妾們俱不迴避，今日要合家歡宴，做一個團圓會。」因定素臣南面專席，玉麟夫婦分東西朝下僉坐，亦是專席，四妾東西列坐，兩人合席，赤瑛、紅瑤朝上合席。中間令小女優拍手清歌侑酒。素臣道：「兄意已定，弟不敢辭，但既係至戚，若仍以文爺二字稱呼，反成疏隔，以後當弟兄稱謂，不然弟亦不敢入席矣！」玉麟道：「謹依尊命，敬畏在心！自此以後，弟竟稱文兄，賤內竟稱伯伯便了。」飲至將夜，要點燈燒燭，素臣道：「不必，弟有一物代之。」因在纏袋內解出宵光一珠，放在席上酒池之內。只見滿屋光明，勝於白晝，獨不見素臣一人。

玉麟失驚道：「此定是夜光珠了！但吾兄隱形何處，勿令人疑駭！」素臣亦驚道：「弟現在此，怎說是隱形？」玉麟道：「滿屋透亮，各人眉目俱見，獨不見吾兄之形，豈非隱形乎？」素臣不信，忙問赤瑛，赤瑛、紅瑤俱道：「實不見恩父之形。」洪氏及大四兩妾，並眾丫鬟僕婦，俱云「不見」。惟翠雲、碧云云：「見雖見，卻不分明。」

素臣忙取珠遞與玉麟，玉麟亦放在酒池之內，素臣看時，果然雖見玉麟，不甚明顯。問眾時，亦惟有翠雲姊妹略見；諸人皆毫無所見。玉麟復遞與洪氏，逐位遞下，至紅瑤止，皆是如此。玉麟道：「文兄神眼，兩妾眼光極遠，故尚見有形而不明顯；弟輩皆凡眼，故全不能見，真異寶也！請問何以得之？」素臣告之以夢。玉麟道：「必有後驗，當什襲藏之！」素臣命取彩線穿好，懸於正中一碗大珠燈之底，在席諸人，毛髮俱見，獨中間幾個女優，聲可得而聞，形不可得而見矣。大家驚羨不已。紅瑤忽然失色，叫聲阿呀。眾人驚問何故。正是：

潛形正是迷青眼，透體還能顯赤膚。

總評：

香烈之救，備眾妙焉：既為赤瑛牽絲，復為隨氏脫阱，而且除又全、收金鈴、得神珠，靡不由此。若但以為報德，便非能讀書者。

香烈之救固備眾妙，然非七十一回先有報新聞之老女人，而於此處忽出，便嫌於突。今歲收糧必須隔年下種，此又古文一定之法。

赤瑛朱斑何由得見？因被浪而濕衣，又恰有天生所送衣巾可換，真屬天造地設，視之無痕，捫之無跡。才子之文如是，如是！王仙血茜與朱斑相似，奇矣！而男仙尚男、女仙尚女，則奇之奇者也。村學究讀之必不肯信，此其所以為村學究歟！

單謀兩札、洞中兵機，其屈於素臣也，亦猶周郎之遇諸葛耳，固不可以成敗論之。

七星陣胚胎魚麗而慎重過之，有勝無敗，良將所難；若貪破之勝，必至一敗塗地矣。不可不知！